

双枪女侠



宋顺然 著

shong shun ran zhu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 feng wen yi chu ban she

目 录

双枪女侠.....	(1)
老许盖房记	(40)
同途殊归	(67)
银 镯	(72)
“三扁头”小传	(77)
“余太君”新传	(84)
孙平外传.....	(102)
后 记.....	(130)

双枪女侠

(一)

关东山、黄海边，有座宝塔山，
日寇逞凶顽，霸占十四年，
打粳米、骂白面，皮鞭加税捐，
百姓受苦难，痛苦不堪言。
山下高家女，双枪震敌胆，
端警署、炸敌舰，海上威名传。

高家女、王家男，海上结良缘，
一去二三年，无踪信不传，
“八·一五”，日寇完，郎君始回还，
收拾旧河山，夫妻齐参战。
登陆攻县署，减租建政权，
打蒋匪、保家园，英勇把敌歼。

这首以“苏武牧羊”曲调流行于辽南大地的歌谣，至今那里的老一代人还能完整地唱出来。

宝塔山，是一座又高又尖的三角形山峰。它的四周几十里内都是平地或小丘陵，再没有别的山峰，远远望去，真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突兀拔起在黄海岸边。

相传这宝塔山是当年杨二郎担山填海时因折断了绳索而掉落

在那里的。另一端则掉在百里之外的大海里，那便是王家岛西端的菱角山。你别说，当你站在海岸上遥看那菱角山时，它的形状和宝塔山还真有些相像哩。

且不说那二郎担山的传说是真是假，单说这两座山里前些年还真产生了些人间的瓜葛。

话说这王家岛上住着一家姓王的大户。虽不是开荒占地的老户，却是个百里闻名的富豪。

王家祖籍浙江，其先辈曾参加过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而且是位统领几千兵马的将军。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为逃避官府捉拿。这位叫王建邦的将军便买了一条渔船，带上家小，漂洋过海来到这座海岛上。

定居之后，他无以为业，便利用这只渔船做起了贩运生意。也许正该他走运，王建邦的生意越作越红火。不论贩运什么货物，到时候都能赚一笔大钱。这样一来二去，没用几年工夫，他就发了大财。于是小船变成大船，一只变成了两只，生意更加红火起来。那大船能装几百吨货物，桅杆像大瓦缸般粗细，光船工就需几十名。一趟航运回来，那银元都成箱成筐地往家里搬。

有一次，王建邦有意要试试自己的运气，便把王家岛上的黄土装满一船，无目的地让船在海上随风漂流。走了两天，海上竟起了大风，那船被吹到一座无名海岛附近，王建邦急令船工们将船驶进岛上的港湾里避风。次日早上风停雨住，便有岛上居民前来询问船里所载何物，回答说是黄土，不想居民们听后欣喜若狂。原来那岛上新修了一座庙宇，庙已竣工，急需塑神像的黄土。他们虽多次派人四处购买，但因附近海岛上均不出这种土壤，所以都没买到。如今天从人愿，自动送货上门，他们怎能不喜？于是任你王建邦漫天要价，居民们还是欢天喜地地将一船黄土全部买下。王建邦竟作了笔无本万利的生意。

又过了几年，王家聚集了大量钱财。王建邦便大兴土木，在菱

角山下修起宅院来。那三出三进的宅院，雕梁画栋，磨砖对缝自不必说，连砌墙垫石缝用的都是铜钱。室内的装修更是极尽豪华，炕沿都用水晶石做成，里面还养着半尺长的金鱼；天棚、地板光可鉴人，桌椅、家俱都是檀木精品。后花园里遍植奇花异草、名木珍珠，假山真水、亭台楼阁、拱桥水榭，可谓应有尽有。宅院还修了四角炮台，里面洋枪土炮一应俱全；二十四个炮手轮流值班，日夜防守。院里家奴院工、丫鬟仆女昼夜侍候……

王家的名声越传越远，连百里之外，隔海相望的大陆沿岸也童叟皆知。于是，那原本无名的岛屿便被人们称作“王家岛”了。

又过了几代，不但王家岛上的土地、渔船、店铺、商号等十有八九都归王家所有，就连大陆上的一些沿海城市如大连、丹东等地有不少客栈、布店、米行、饭庄等也是王家的。

俗话说：“穷要养猪，富要读书。”王家发迹之后，便也供子弟上学。几代中也出了不少“念大书”的后生。其中一个叫王维安的还留学日本。他曾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是个很有才能和希望的青年，可惜在归国途中因轮船失事而夭折了。

再说这与王家岛遥遥相对、隔海相望的宝塔山下，也有一户姓高的大户人家。高家在清朝初年曾有人中过“举人”，所以现在人们仍称高家为“高举人家”。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高举人家”出了几个不肖子孙，整日里游手好闲、“喷云吐雾”（抽鸦片）、赌钱嫖娼、无所不好，根本不理家业，渐渐把一个万贯家资败坏得差不多了。后来又遭到土匪的抢劫，等到了现在高占海这一代上，家道早已中落，只剩下几间破瓦房和几亩薄田，还有一个小小的渔行。因此，高占海上了几年私塾之后，家里再也供不起他进洋学堂了，他的父亲便让他在自家的小渔行里经管帐目。

高占海生性机灵，聪明好学，又善人际交往。因此，自他管帐以来，渔行的生意渐渐有些起色；日子一天天有了好转。他父亲很是

高兴，把高家中兴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

十九岁上，高占海还娶了本地富户刘文达的女儿为妻。小两口相敬如宾，日子过得倒也快活。

这样的好景并没维持多久。1931年秋，一支日本军队在距他家几十里路远的花园口登上陆地。驻在那里的官兵却在几天前就悄悄撤走了，因此日本人没受到任何阻拦便大摇大摆地上得岸来。

因那里的百姓也在几天前便埋藏了粮食和财物跑得无影无踪，日本人上岸后找不到吃的东西，就把人们没来得及带走的家禽、家畜捉了来，又拆下农舍的门窗和椽檩作燃料，弄起堆堆篝火烧烤而食。

他们还将庙里的神像砍下头颅，安上牛、马的脑袋，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菩萨心不公平正，只保佑中国百姓，对他们日本人没有半点“意思”，致使他们找不到充饥的粮食。

有一个日军少佐，竟将“天宫庙”里的“王母”塑像按倒在地，作奸淫状侮辱之后扔进了大海……

日军在那里休息了几天，便开拔继续北上，和由旅顺口登陆的主力汇合之后，一直进入奉天（沈阳），攻占了东北军的“北大营”。从此，东三省便轻而易举地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转过年，日本人又将早已被推翻的清朝宣统皇帝扶植起来，在长春登了皇位，成立了所谓“满洲帝国”。

为了满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需要，伪“满洲帝国”在日本人的操纵之下，向东北百姓进行了疯狂的压榨和掠夺，各种苛捐杂税雨点般地向百姓头上洒来。把一个富饶、美丽的东三省闹得鸡飞狗跳、民不聊生，活活变成一座人间地狱。

东北军许多爱国将领和军人纷纷拉起队伍奋起反抗，一些爱国人士也纷纷揭杆而起。松江两岸、白山黑水，到处都燃起了抗日的烽火，他们和日寇展开了殊死地搏斗。

在日寇暗无天日的统治之下，辽东半岛沿岸渔民和农工同样

苦不堪言。在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之下，渔民们纷纷破产，幸存者也处在破产的边缘。因战事频繁，三天两头就封锁、禁渔、禁运，给渔业的生产和销售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尽管高占海使出浑身解数惨淡经营，他的渔行却还是每况愈下，而且已濒临倒闭的边缘。幸好他的妻子刘氏是个勤劳贤淑的女人，她亲自锄田耙垅侍弄几亩薄田，才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免受像多数乡亲一样的饥寒交迫之苦。

一天上午，那两个一瘦一胖的税警又来到宝塔山下高占海的渔行敲诈勒索。因高占海那天外出办事未归，那位姓崔的胖子便冲高占海的父亲说：“高老头儿！这个月的税……”

“这个月里封了十几天海，生意很不好，这你们也知道，再说占海又不在家，你们看能否宽……”高老头儿哀求道。

“那我们不管！我们只管照章收税，白跑腿的事我们还没干过，你还是少废话，快快交税得啦！”瘦子不耐烦地帮腔道。

“是啊，是啊！二位老总大老远的来了，是很不容易啊！可是……可是这几天实在是拿不出钱来。这样吧，天也不早啦！请二位到家吃了午饭再走吧！正好这里还有几条梭鱼，早上才送来的，还活着，就请二位尝尝鲜吧！啊？”高老头儿毕恭毕敬地说。

“那好吧！我们连等等高占海，也就不客气啦！”两人乐颠颠地跟高老头儿去了。

中午，刘氏把饭菜做好，端了上来。二人一见是玉米面饼子、清炖梭鱼，外加两碟咸菜，心中便老大不高兴。那胖子将那肥厚的眼皮往下一拉：“高老头儿！你也太不够意思啦！你就给我们吃这个？你是拿我们当讨饭的花子吧？”

“二位老总，实在是对不起呀！我家实在是拿不出再好的东西招待二位啦！俺平时吃的饼子还得掺一半糠菜呢！不信我这就拿给你们看看；俺家还是不错的呢，旁人家还不如我们呢，连掺菜的饼子也吃不上，喝粥还得掺一半菜叶呢！不信你们挨家走走就知道

了。”刘氏笑着插嘴说。

“哼哼！你以为我们都是傻子，谁不知道你家还有两亩水田，那大米都留喂耗子吗？真是岂有此理！”瘦子冷着脸孔说。

“唉呀！二位老总，可别提大米啦！头年打那点梗子交‘出荷粮’还少二百多斤，我跟保长好说歹说地才用三百斤苞米顶过去，要不今年连种籽都没有啦！再说就是收成好了，也得全部交‘出荷粮’啊！自家要留下点那是要犯法的呀！这个二位老总也不是不知道上面的规矩，咱老百姓吃大米，可就是经济犯哪！谁还敢留下一个粒儿呢？”刘氏仍笑着说。

“哈哈！这谁都知道的，但说归说、做归做，你也用不着跟我们卖乖，你留下多少谁也没看见，再说……再说就凭你这么水灵的娘们儿，要吃什么还没有呢？只要心眼一活动……”胖子色眯眯地瞅着刘氏说。

“唉呀！老总，你怎么说这种话！”刘氏面红耳赤，急忙跑到外屋去了。

“老总，你也太放肆了！你家没有老婆、姐妹吗？怎能说出这种禽兽不如的话来？真是欺人太甚！”高老头气极，怒斥道。

“你个老×养的！我看你是活够了！你也不看看老子是谁？”胖子恼羞成怒，“啪”地一个耳光扇了过去，将高老头打翻在地，紧接着又飞起一脚，踢中他的前胸：“老东西，你听着，三天之内不把税捐送到县税警署，老子饶不了你！”说完，他又跑到外屋，一把抱住正在流泪的刘氏，在她的脸上重重地亲了一口，然后和瘦子扬长而去。

年逾花甲、又体弱多病的高老头儿中了胖子那穿着尖头皮鞋的一脚，当场口吐鲜血、再也爬不起来了，在炕上躺了不到两天便含恨死去。祸不单行，久已卧病在床的高母，在这极度的惊恐和悲伤的打击之下，也随她的丈夫离开了这暗无天日的人间。

高占海归来，见了这悲惨情景，听了刘氏的哭诉，他悲愤至极，

顿足捶胸，痛不欲生。真是出颠呼嘯，寥落周遭；苍穹直指，难平孤愤！

高占海变卖了几亩薄田，厚葬了父母。“我高占海不报这深仇大恨，誓不为人！”他跪在二位老人的坟前指天发誓。

十几天过去了。那两名税警又来到了宝塔山下，他们怕高占海报复，还带来了两名武装警察。

有了荷枪实弹的两名警察壮胆，他们有恃无恐地走进高占海的渔行。一进院，就大声吆喝道：“姓高的！你是诚心要抗税抗捐么？都过期半个月了，为什么还不送钱去？老子的腿难道是为你长的吗？告诉你，这次你要加倍拿钱，否则就告你个‘反满抗日’的罪名？妈的，你以为老子的腿会白跑吗？”

“二位有话请屋里说，好说，好说！请，请屋里坐！”高占海听到喊声，急忙迎了出来，客气地笑着说。

两个税警刚一进门，便惊得魂飞魄散，像一堆稀泥一样瘫在地上。原来屋里有几个大汉正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着他们。

两名警察正要转身逃走，只觉得后背上被硬梆梆的东西顶住了，知道已中了埋伏，只好乖乖地举起双手……

几个大汉七手八脚地将他们捆绑结实，然后装进麻袋里，扎紧袋口，抬到海边的船上，向大海急驶而去。

船到大海深处，高占海向四个汉奸厉声骂道：“你们四个奴才听着！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我今天就让你们尝尝这当汉奸的下场是什么滋味！”说完，便同几个大汉把他们一个个都抛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原来，高占海含悲忍恨埋葬了他的双亲之后，便登船入海，找到了他的把兄弟“海上飞”。听了高占海的哭诉，“海上飞”义愤填膺，亲自带了几名弟兄随高占海去了他的渔行。他们料定两名税警仍会来，便在那里专心等候。果不出所料，他们终于自投罗网。

“海上飞”，原名孙得贵，辽南新金县人。从前曾在东北军里当

过排长。因上司克扣军饷的事，他和上司吵翻了脸，一气之下拉出十几个弟兄上了长白山。后来又辗转回到了故乡，专门在海上拦截过往商船。日寇入侵后，他们专门打劫日本商船。如今已聚集了百十号人，拥有五、六只快船，青一色现代化装备，在辽东半岛沿岸海域纵横驰骋，搞得日寇鸡犬不宁、叫苦连天。

孙得贵其人身高膀阔、力大枪准。为人豪爽、慷慨仗义。常把劫获的物资周济贫苦渔民，所以人们都称他是“替天行道”的好汉，并送他一个“海上飞”的雅号。

日寇曾多次派兵“清剿”他们，甚至还动用了军舰和海军。“海上飞”利用沿海地区星罗棋布的岛屿和礁石，巧妙地 and 日寇周旋，使敌人一次次扑空，始终奈何不得。

高占海和“海上飞”素有交往。二人情投意合感情甚笃。二人还结为兄弟。高占海经常为孙得贵他们购买粮食、药品和武器弹药；还为他们提供一些情报。孙得贵也经常送他一些缴获的物资，为他的渔行海上航运提供保护。

孙得贵帮高占海报了杀父之仇，便把他留在自己的队伍里，并让他坐了第二把交椅。

(二)

再说高占海和刘氏尚生有一女，取名高燕。其时已十五、六了，正在县城庄河中学里上学。这孩子生得聪明乖巧，花朵儿般美丽，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是全校有名的校花，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高占海夫妇更是视若掌上明珠。

高占海杀死税警，投奔“海上飞”的消息终于在不久之后被当地官府探知。他们不敢怠慢，立即上报县署。当副县长的日本人“田村一郎”（当时各级官府皆由日本人担任副职，实际却掌握一切大权），立即下令逮捕高占海的家属，企图以此为人质招降他和“海

上飞”。于是，高燕便在学校里被捕入狱。幸好，她的一位同学连夜赶到她家，把消息报告了她的母亲，刘氏闻讯急忙逃出家门，才幸免于难。后来在亲友们的帮助之下，她乘船入海，找到了高占海的队伍。

高占海和“海上飞”得知高燕被捕的消息，顿时气冲霄汉。他们率领全部人马，化装潜入县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们拼死攻入监狱，将高燕和百余名“反满抗日分子”一起救出虎口，然后乘船逃入大海。

那些“政治犯”们除少数老弱病残者外，多数都留下来参加了他们的队伍。从此，他们的力量大增。自称是“东北抗日联军海上支队”公开打出抗日的旗帜，更加猛烈地袭击日寇船只，致使日船在无军舰护航的情况下不敢轻举妄动，迫使他们大大减少了运往国内的物资。

为了更加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在高占海的建议下，“海上支队”采取了时聚时散的游击战术。平时他们分散开来，和渔民一样在海上捕捞，一旦侦察到可靠情报，便立即集中起来截击日船或消灭小股日军。

日寇想尽了各种办法企图消灭这支“海匪”。却始终找不到他们的影子，只好望洋兴叹，因此，他们恨透了这支“海盗”。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日益加剧和扩大，尽管他们拼命加紧对占领区的中国人民的盘剥和掠夺，却远远满足不了庞大的军用开支。因此，不得不减少运往国内的财富，同时也更加强了对运输船只的保护。所以，“海上支队”劫击日船的机会相应减少了。有时，他们不得不拦截一些中国商船以供军需。

一次，他们收到了一位在大连港口“卧底”的弟兄送出的情报：有一艘日本商船“田丰号”近日回国。“海上飞”和高占海决计打劫它。他们聚集起百余名队员乘渔船在大连以南二百里的洋面上一字排开，拦在航线上。待“田丰号”驶进射程之内，便一齐向船上开

火。不料船上却射出猛烈的炮火，炮弹纷纷在渔船四周炸开。激起万丈巨浪，“海上飞”所乘渔船不幸中弹，立即翻倒沉没。高占海见敌船增添了火炮，知道难以取胜，只好下令撤退。此时又有两条渔船中弹翻倒。其他船上的队员拼命奋力划桨，终于逃出炮火射程。这一仗，不仅没有取得胜利，还损失了几十名队员和三条渔船，“海上飞”也壮烈牺牲。“海上支队”吃了大亏。

“海上飞”牺牲之后，队员们一致推举高占海为队长，继续领导他们在海上活动。

1942年1月，高占海得到情报：王家岛王家大船近日由天津港返航。为了充实给养和救济难过“年关”的贫苦百姓，高占海决定拦截该船。他带领几十名队员分乘四支渔船在距王家岛以西三百里的海面上将大船拦住，要船上交出所载货物然后放行。

船工们没作任何反抗就乖乖地交出满船的大米、白面、猪肉、粉条等年货。高占海他们便将这些货物分装在四条渔船上，连同搭船回家度假的在“北大”读书的王家二少爷王继弘一起载回他们的临时据点——一座无名的小海岛上。

且说这位王继弘是王家大当家王维汉的次子，现就读于北平大学中文系，是一位进步的爱国青年。已在一年前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学校曾多次组织并领导过学生们的抗日救亡活动。他对活跃在家乡附近的这支抗日武装也早有耳闻。所以，当他发觉拦截船只的是“海上支队”时，便下令禁止船工们抵抗。因此，高占海他们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得手。

王继弘被带到小岛之后，被监禁在一个小山洞里。他让哨兵转告高占海，说他有要事要同他面谈。高占海得到报告，便派人将他押来。

高占海住在一座普通的五间民房里，这小岛上总共只有十几户人家。日寇搞“移民并村”时，这里的居民都被迁到大岛上去了，高占海便把这里作为“海上支队”的临时栖身之所。他和队员们都

住在这些空出来的房子里。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家是百里闻名的财主，家资万贯，让你们捐些财物支授抗日难道不应该吗？你是读书人，对蒋委员长的‘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抗敌守土之责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你不会不知道吧？”高占海斜倚在炕头的被垛上，吸着刚刚缴获的“炮台牌”烟卷儿，眼皮不抬地问道。

“这我当然知道，否则这船货物你们也不会这么容易就得到的，你也知道，船上有几十名船工，武器也不少，如果抵抗的话，也许是可以保住的。因为我知道贵军是抗日的队伍，所以才要船工们不作抵抗。我想贵军可能是经费不足，有了困难。假若能放我回去，我可以多筹些钱来支援一下，只要高队长说个数目，我一定照办，绝不食言！”王继弘站在地上说。

“哼哼！说的倒挺好听，你这脱身之计还是骗别人去吧！你小子乳臭未退、黄毛未干，还是少在圣人面前卖字为好，老子是你能骗得了的吗？”高占海翻了下身子，仍眼皮不抬地说。

“高队长信不过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想向您提个建议，贵军这样在海上和鬼子斗，虽然也能给日本人以沉重打击，但毕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想彻底打败日本鬼子，光靠贵军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联合更多的抗日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抗战。不过要使广大的贫苦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光赶走日本鬼子还不够，还要打倒一切欺压人民、剥削人民的敌人，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和国家。只有人民自己有了政权，自己当家作主，才能过上自由、平等的好生活。否则，还是会有欺压他们的官僚，剥削他们的地主和资本家，人民仍然还要受苦受罪！不知高队长认为是否如此？”王继弘侃侃而谈。

高占海慢慢坐起身来，仔细地瞅着王继弘，心想：这后生好厉害！他小小年纪为了骗我放他，竟编出这么动听的话来。不过他说的还真在理儿，听了他的话，既觉得对心坎儿，又觉得很新奇，他仿

佛钻进我的五脏六腑，看透了我的心思。这些年，自己也总觉得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曲子，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他一个小毛孩子怎么就能想到这些呢？要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去做，说不定还真能行！这些年既使不能把鬼子彻底赶走，也早就打下一大片国土了，哪能还在这大海上漂流？看来这小子并非等闲之辈！得加十分小心，绝不能轻易放他！

高占海这样想着，便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式来，故作高深地说：“哈哈！你小子还真行，没想到还能玩几手儿，不过你说的这一套，老子在你没出世时就懂了。说得容易，你做做我看！老子这么做算够英雄的了，你没看有多少中国人都当了汉奸？你这么能耐怎么没带支队伍打鬼子去？你这金蝉脱壳之计，老子就是不买帐！来人！快把他给我带走！”

两个彪形大汉应声赶到，架起王继弘便走。王继弘用力挣脱着，回头高声说：“高队长！你千万不要义气用事啊！你应该懂得细流只有汇成大海才有力量的道理，希望你能认真思考，千万别把这支抗日武装损失了啊？”

两个大汉不容他说完，就将他架了出去。

高占海和王继弘的对话，在隔壁房间里的刘氏和女儿高燕都听得一清二楚。王继弘所阐述的道理，令她们为之耳目一新！并引起内心的强烈共鸣！这些年来，她们跟着高占海东拼西杀，虽说打劫过不少日本船只，缴获了许多将被劫走的中国财富，也救济了不少难以活命的贫苦百姓，但更多的贫苦百姓仍没有得救，仍在日寇的铁蹄下受苦受难；日本鬼子仍没有撤走的迹象，她们始终看不到任何光明前景。“海上支队”的力量也没多大发展，整日里东躲西藏，连个固定的地点也没有。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究竟要过多久？她们心中没有一丁点儿底数。听了王继弘的谈话，她们觉得心中亮堂了许多，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和光明前景。尽管这前景显得很遥远，但她们心里却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润和开阔；有如在漫漫长夜

中见到了一线曙光的感觉。听着，听着，高燕还情不自禁地掀起门帘的一角，偷偷向外窥视：只见谈话的竟是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尽管他的双眼被黑布紧紧地蒙着，但从他那高高的额头、楞角分明的嘴唇、端正高挺的鼻梁以及方正的面部轮廓和魁伟的身材，仍不难看出他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她暗暗叹服这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不仅临危不惧、神态自若，而且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和渊博的学识。他讲的道理既浅显易懂，又充满哲理和逻辑思维。这是她多少年来从未见识过的。从前提来的那些纨绔子弟，不是吓得浑身发抖、语无伦次，就是磕头作揖、一副奴颜卑膝的样子。似他这种不卑不亢的神态、侃侃而谈的举止是绝无仅有的。

自从“海上支队”将高燕从虎口中救出之后，她便一直跟着爸爸他们一道出生入死地在大海上纵横驰骋，不但练得浑身是胆、武艺超群、双手使枪百发百中；而且也学到不少杀富济贫、惩恶扬善的道理。使她逐渐形成一种侠肝义胆和忌恶如仇的倔强秉性。然而，对于王继弘所阐述的道理和见解她是闻所未闻的，尤其是这些道理和见解是出自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而且已成阶下囚的年轻人之口，不能不使她感到由衷地敬佩和叹服。她少女的心扉受到强烈地震撼，不禁感到阵阵面红耳热、心跳不已。

王继弘被拉走之后，高燕和刘氏便步出内室，高燕冲着正在出神儿的高占海微笑着柔声说：“爸！我看这个人说的不会是假话，他说的话都是向着穷人的，他对抗日也是非常赞成和支持的，我看不如放他回去算啦！说不定他会多弄些钱来支援我们的，你说呢？爸！”

“去吧，去吧！你一个女孩家懂什么？世上哪有那么好心的财主？他这叫金蝉脱壳之计，我见得多了，你别跟着胡说八道！”高占海回过神儿来，摇着头说。

“她爹！我看燕子说的很对，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他说的那些理儿挺对劲儿。再说他真要是糊弄咱，下次再抓他也不晚，他不是

在北平念书吗？那他早晚要回去上学的，不信他能长翅膀飞回去，只要他路过海上，咱们要抓他还不容易？”刘氏温和地插嘴说。

“妇人之见，都是妇人之见！你知道什么叫放虎归山吗？你要是放了他，他不但不会送钱来，说不定还要去报告日本人来端咱们的老窝！那岂不是自取灭亡吗？你懂个屁！”

“我想不至于，爸！我看他是爱国的，绝不会去当汉奸，他根本不像那种人。说不定人家也是抗日组织的人呢！要不他能懂那么多的道理？他还把一船货交给了我们，连一个枪子儿都没放一个。平时杀个小鸡还要扑楞一阵呢，何况人家船上又有人又有枪，就那么老实？你说是不是，爸？”高燕进一步劝道。

“汉奸的脑门上还能贴张帖儿不成？乱弹琴！别再多嘴啦！快回里屋去吧！”高占海不耐烦道。母女俩只好悻悻而退。高占海低头想了一阵，也到外面安排别的事去了。

回到里屋，高燕坐立不安、心神不定，她烦躁地把挂在墙上的两支盒子枪背在身上，一会儿又挂在墙上：“妈！我看不会有错，你说那个人像是当汉奸的样吗？你听人家说的道理有多好，我爸要能像他说的那么做，现在说不定早把小鬼子赶跑了，咱们早就不用在海里漂流了。可我爸还信不过人家，真是的！”高燕皱着眉头说。

“是啊！你爸要是有人家那些学问就好啦！现在咱们兴许能住进奉天了。以后真得好好劝劝你爸，照人家说的去做我看准能行！”刘氏附和道。

“咱要是有这么个军师就好了，你说呢，妈？”

“那敢情的，要有这么个军师，咱们现在一定是千军万马了，和小鬼子拉开阵势干也不怕！”

“妈！你说那个人再过两天还不得冻死在那洞里呀？他一个读书人，没受过苦，能挺得住？”高燕眼望窗外的大海，忧心忡忡地说。

“可不是咋的，唉！好歹都是中国人，我也不忍心折磨那孩子。”

“今晚上我偷着去把他放了得了，你说好吗？妈！”高燕收回目

光、看着刘氏说。

“唉呀！那可不行！要是让你爸知道了那还了得！你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刘氏吃惊地说。

“大不了挨一顿骂，他还能枪毙我不成？”

“骂一顿也犯不上呗，你长这么大，你爸还没骂过你一回呢！嗯？我看你是看中他了吧，是不是？”刘氏若有所悟，笑着问。

“看中了又怎么样？人家就是个好人嘛！将来说不定是个民族英雄呢！像岳飞一样。既使我看好人，人家还不一定能看中咱呢！”高燕故作生气道。

“嗯……可也是，要是找这么个女婿也该知足了。燕子，我看咱不如再找他唠唠，兴许还真能成呢！”刘氏抿嘴笑道。

“妈！你别拿我开心啦！我是看他和咱们是一条心才同情他的，又不是要嫁给他，要真那么做，别人还不笑掉大牙？说我们是抢来个女婿，那多坷碜？我又不是嫁不出去，可不犯做那刀按脖子问亲事的事！再说人家要不同意，我这脸往哪搁？我可不干！”高燕低头说。

“嗨……我说的是笑话，也是真话呀！咱们也不刀按脖子，问问总还行吧？你也二十来岁的人了，你以为妈不为你的婚事操心哪？在这汪洋大海上，上哪去找个相当的人家？凭俺闺女要长相有长相，要武艺有武艺，要人品有人品，还识文断字的，要是找个普通的渔民船户、庄稼扒子，我还真舍不得呢！燕子，你说真格的，你要是真愿意，妈帮你一把，想法找他唠唠，还兴许天意所凑，命里该当，真能成呢！”

刘氏的一番言语，说得高燕面热心跳、两颊发烧、低头不语，两手不知所措，只把那辫梢揉来搓去，一会儿放下，一会儿又拿起。刘氏见状，心中早已明白，暗暗欣喜不已。不提。

次日早饭过后，高占海和众头目一起在西屋商讨利用春节的机会袭击伪县警署的事。高燕随同母亲悄悄来到囚禁王继弘的山